

# Chinese Female Subjectivity in Divorce Narratives: A Case Study of the Reality Show “See You Again”

## การสร้างตัวตนของผู้หญิงชาวจีนใน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การหย่าร้าง: กรณีศึกษาจากรายการเรียลลิตี้ “See You Again”

Liu Huili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Si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

Received: 26 July 2023

Revised: 14 October 2023

Accepted: 18 October 2023

### 摘要

中国现代社会离婚率不断上升，其中由女性提出离婚的案件占到了所有离婚案件的70%以上，其背后是现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不断发展。本文以中国首档聚焦“离婚”主题的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再见爱人》为例，使用个案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从节目的叙事主题、故事人物、故事冲突和故事结局分析离婚叙事中呈现的现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研究发现，现代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随着自身知识能力和经济能力的提高在不断发展，女性更加敢于跳出婚姻和家庭的桎梏，去追求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此同时，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也推动着男女两性关系朝着更多可能性的方向发展，婚姻夫妻关系不该成为男女两性唯一的归宿。

**关键词：**现代中国女性，女性主体意识，离婚叙事，真人秀《再见爱人》

### Abstract

The divorce rat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steadily rising, with cases initiated by women accounting for over 70% of all divorce cases. Behind this trend lies the awakening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female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reality show "See You Again," the first TV program in China focusing on "divorce," as a case study. Employing a case study method and textu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portrayal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 divorce narratives presented in the show. Analyzing the program's narrative

themes, character development, conflicts, and resolutions sheds light on the evolving female subjectivity of modern Chinese wome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hinese women's subjectivity continues to evolve as their knowledge and economic capabilities grow. Women are increasingly willing to break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striving to achieve their social worth. Simultaneously,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subjectivity also propels gender relations towards greater possibilities, challenging the idea that marital relationships should be the sole destination for both men and women.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women, Female subjectivity, Divorce narratives, Reality show "See You Again"

## 一、选题背景

据 2021 年中国婚姻报告指出，目前中国人的婚姻现状表现为“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sup>1</sup>。背后的主要推动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的加速，导致结婚生育成本不断攀升。体现在社会群体身上，则是人们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思想日益开放，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不断增加；尤其是女性的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使女性不再只能通过作为“家庭主妇”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以及社会包容性的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更有可能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后果。

2021 年 1 月 1 日，中国《民法典》设置的“离婚冷静期”悄然而至。国家在无法短期提高结婚率的背景下，转而寄期望于通过抑制离婚率的快速增长，以维护家庭乃至社会的持续稳定。“离婚冷静期”的设置是否真的有必要？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挽救那些已经破碎了的婚姻呢？对于那些选择离婚的个体，尤其是女性，离婚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婚姻是否依旧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尚未明朗，还需要长期的观察、时间的沉淀才能得出结论。

紧乘“离婚冷静期”热议的快车，中国国内首档离婚综艺《再见爱人》趁热开播，以纪实观察真人秀的形式，聚焦“离婚”这一敏感话题，成为了国内情感综艺节目中的“第一

<sup>1</sup> 任泽平.(2021). 中国婚姻报告 2021. 泽平宏观.<https://mp.weixin.qq.com/s/2DtAqp3UNxpPOJiAs1H4aw>

个吃螃蟹的人”。从 2021 年 7 月 28 日首播到 10 月 28 日完结,《再见爱人》第一季共 14 期的节目,展现了三对已离婚、处于离婚冷静期和即将离婚的夫妻,在 18 天的新疆房车旅行中产生的交流沟通、矛盾冲突,以及旅行后夫妻双方对婚姻的最终抉择。节目播出后,在全网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讨论,微博热点不断,节目最终以豆瓣评分 8.9 的高分收官,堪称国内情感观察综艺的“天花板”。在这场众人围观、极具实验性的真人秀中,现代人婚姻家庭中的矛盾性、亲密关系的复杂性通过镜头前三对夫妻的 18 天旅程被逐步呈现,婚姻中男女双方走向彼此背立面的原因通过观察室里观察嘉宾的梳理点评被逐条破解。在微博、豆瓣、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万人的关注和讨论中,最热烈的是对三对嘉宾的婚姻中所呈现出的具有普遍性的情感问题、沟通问题、生育问题、家务问题等的直接讨论,此外,还有大量对 8 位嘉宾本身人物形象的评价和讨论。笔者发现网友对三对夫妻中女嘉宾的评价和讨论多是积极肯定的词汇,如“独立”、“有力量”、“理智”、“清醒”等正面词汇,相反网友对三位男嘉宾的评价则更多的是否定消极的,如“大男子主义”、“好面子”、“自尊心强”、“情绪暴躁”等负面词汇。有网友评价道,《再见爱人》本应该是关于两性题材的综艺节目,但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却是更具丰富性的女性形象。甚至有网友说,一档离婚节目翻红了三位中年女嘉宾。众多女性网友在三位女嘉宾身上找到了情感和经历的共鸣,她们在这场离婚纪实观察真人秀中不仅相对“真实”地展示了自我,更展示了她们所代表的一系列女性群体。因此,进一步观察和分析这场以离婚叙事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和女性主体意识,既是对当下现代中国女性群体处境的关照,也是为更多婚姻内外的女性提供力量和鼓励。

## 二、研究综述

由芒果 TV 打造的《再见爱人》是中国首档聚焦离婚话题的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节目,节目遴选三对面临感情危机的夫妻,乘坐两辆房车,开启了一段为期 18 天的旅行。节目以嘉宾和观察员的双重视角探讨婚姻中的酸甜苦辣,剖析婚姻的问题,带给观众共鸣与反思。这档以“离婚夫妇”为卖点的综艺节目其实并非中国原创,而是引入并改编自一档韩国综艺节目《我们离婚了》。由于该节目还处于初生阶段,在中国知网以“《再见爱

人》”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获得的文章数量并不多，学者们主要从媒体传播视角分析该节目能够突破电视真人秀节目同质化问题，取得成功的原因。王亚妮（2022）指出《再见爱人》恰到好处地平衡了纪实片的“真”与综艺节目的“秀”，在故事中以非脚本模式呈现了真实的婚姻阶段，让观众真正看到现实婚姻中的幸与不幸。夏颖、李星蓉（2022）认为《再见爱人》节目过“第一现场真人秀”与“第二现场观察室”的双层叙事结构提升了该节目的真实度和观赏度；同时运用移情共情化叙事话语和传播策略，以符号化、故事化、情感化表达元素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为婚恋类综艺创作在话语创新层面提供了有益启示。奉丽群（2021）、代梦媛（2022）分别分析了《再见爱人》节目能够“破圈”热播的原因，两人均认为该节目选题新颖，聚焦热点；嘉宾接地气，能够满足观众的情感认同需求。应当说，从媒体传播视角来看，《再见爱人》作为一档真人秀节目，其引发的热度和传播效应是十分成功的。真人秀作为一种电视综艺节目，并不同于纪录片，其反映的“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实际上是导演安排与节目制作下的“真实”，它对收视率和娱乐性的追求往往是第一要务，其次才是它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对塑造大众审美风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社会意义。然而，张燕如（2023）认为《再见爱人》找到了“真”与“秀”的平衡点，甚至体现了“去秀存真”的节目理念，它通过嘉宾们在18天旅行中的自然对话和相处表现了两性关系中的问题，再加上观察嘉宾们具有专业性和富有逻辑的问题剖析，引导观众理性看待两性关系和婚姻家庭中的问题，从而创造了社会价值。因此，透过《再见爱人》真人秀节目的外在形式，研究其内容中所反映出的当下社会热点话题“离婚”以及其展现的现代离婚事件中的人际关系、人物形象和价值观点等，应更具有学术意义。

吴秀娟（2022）肯定了《再见爱人》在选题、制作风格以及表达方式上的创新，并强调了该节目在价值引导和能量传递方面的积极作用，《再见爱人》减少了电视节目叙事的戏剧性，增加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不仅关注到了亲密关系以及关系中个人的情感表达，还呈现了不同的性别语义场，引导健康的人际关系。李烨昶、谭超杰、肖辉馨（2022）则从女性叙事的角度分析了节目中的女性嘉宾的形象，指出女性嘉宾不再是男性角色的附属品，而是“符号化”为男性角色成长的陪伴者、引领者；而女性观察员的设置则增加了女

性多元的价值表达。但该节目在叙事中也存在女性群体的婚姻痛点缺失。婚姻家庭历来是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它不仅与个体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与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再见爱人》这一档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能够“破圈而出”，无疑深刻地展现了现代婚姻家庭的痛点。然而，到目前为止，从社会学、叙事学等角度对这一节目进行解读研究的成果尚且不多。

有关中国婚姻家庭的讨论是个永不过时的课题。从历时的角度研究，可以揭示社会的变迁；从共时的角度研究，可以呈现某一具体时期的社会样貌。此外，由于婚姻家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其涉及的研究方向也十分广泛。如张应祥(1997)对1986-1995年期间，有关婚姻组合方式、择偶标准及婚姻观念、离婚、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家庭关系与家庭网、独生子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中在离婚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调查者分析发现中国离婚案例的几个特点是：离婚中青年多；婚龄短的多；当事人无子女或独生子女的多；女方提出离婚的多。而关于离婚的原因和理由，有十几种原因不等，但主要是因为性格志趣不同，家务琐事、家庭矛盾以及草率结婚。陈敏华(1997)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在经历转型期，城市婚姻家庭出现了三个特点，其中一点便是女性家庭地位随着其经济能力的不同呈现出上升和下降两种轨迹运行。王智(2001)指出近二三十年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面临着离婚水平高和离婚率上升的问题，中国自1970年后离婚率也出现了上升趋势，但家庭婚姻在总体上是稳定和健康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崔宝敏、冯泓铭(2021)运用描述性统计、面板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当前的离婚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性别比和个人可支配收入对离婚率具有负向作用，受教育程度和抚养比对离婚率具有正向效应，地区生产总值、宽带接入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对离婚率也具有正向效应。这一研究结果通过科学数据对当前中国的离婚现象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在以上社会学中对中国家庭婚姻，以及离婚现象的研究中，均提到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因此带来的女性婚姻价值观的变化是影响传统婚姻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女性婚姻价值观的变化其实质是社会女性群体主体意识的变化。乐黛云(1991)指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包括在社会层面、自然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觉醒，中国女性经历从十九世纪

二十年代初对父权和夫权的反叛，到八九十年代对独立职业生涯的追求。杨永忠、周庆（2010）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内涵进行了定义：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具体而言，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祖嘉合（1999）也对女性意识的内涵做了相似的定义，同时指出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大致经由三个阶段：自在自然阶段、自知自觉阶段、自强自为阶段。此外，女性主体意识在确立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如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步性，表层认识和深沉认识的差别性，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的交织并存，以及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性。这些矛盾表明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依旧在理论和实践中继续探索前进。婚姻作为众多女性生命中的一种选择和一段重要经历，折射出女性主体意识的样貌，而离婚作为婚姻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则凸显出了女性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自我选择，因此也成为了研究女性主体意识的一个独特切入点。作为一档纪实性较高的离婚真人秀，《再见爱人》为研究离婚叙事中的现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提供了典型样本。

### 三、研究方法

#### 1. 文献研究法

通过阅读与婚姻家庭、离婚叙事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相关主题的文献资料，了解中国现代婚姻家庭的整体状况，以及日益凸显的离婚现象，梳理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内涵和发展，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基础。

#### 2.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指将某个具体案例作为研究的对象，对其现象、特征、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本文以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再见爱人》第一季为例，该节目从 2021 年 7 月 28 日首播到 10 月 28 日完结，共 14 期节目。该节目的“第一现场”真人秀记录了三对处于不同婚姻状态的夫妇在 18 天的旅行生活，呈现了众多婚姻中共同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同时通过“第二现场”演播室观察团的观察和点评来解

释矛盾冲突背后的原因及可能的解决途径。

### 3. 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是对研究对象从表层结构向深层结构探究，以分析其叙事内涵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本文将《再见爱人》14期节目中三对嘉宾的对话、发言以及采访作为叙事文本进行梳理，对其叙事主题、故事人物、故事冲突以及故事结局进行分析解读。

## 四、研究结果

### （一）叙事主题：三种不同脚本的离婚故事

婚姻是社会认可的配偶关系，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是男女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长期契约关系，双方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共享物质精神财产，共侍上一代，共育下一代。《礼记·昏义》中曰：“婚姻者，合两性之好，上以侍宗庙，下以继后世”是婚姻最初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奉行宗法主义，婚姻的缔结是为了家族的利益以及家族血统的延续。婚姻中的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上要侍奉姑舅，下要事夫养子，伦理上需遵从“三从四德”。家庭的经济关系更是决定了男性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地位，女性只能受丈夫的绝对支配。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中，关系的解除主动权全在于男性，女性只能处于被动的、受害的地位（张宁，2009）。《礼记·本命》提出“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作为妻子，如果不幸违反了其中的任何一条，便要被丈夫名正言顺“出妻/休妻”。可见不管在婚姻的缔结，还是在婚姻的解除中，女性都处于被剥夺权利的受压迫地位。

现代社会，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婚恋行为都几经变迁。婚姻的缔结和解除，有了法律的保障。随着现代社会家庭规模逐渐变小，并向核心家庭演变，婚姻也从两个家族的结合开始向两个独立个体的结合转变。比起过去侧重对方的家庭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现代婚姻日益强调男女双方的个人品行、双方的情感契合等因素。对一段婚姻的质量评估也正逐步从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过渡，夫妻双方在婚姻中的心理感受或感情因素成为了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志（吴宗友，2008）。与此同时，夫妻双方的性格不合、感情不和也成为婚姻的最大杀手。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显示，全国离婚纠纷案件中，感情不和（77.5%）、家庭

暴力（14.9%）为主要原因。其中 73.40%的案件原告为女性，婚后 2-7 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sup>2</sup>。这些数据显示，现代社会离婚的主动权正在逐步向女性手中转移。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其经济逐渐走向独立，女性独立意识日益增强，当其对婚姻的美好期待遭遇落空，在婚姻中的个人诉求被忽视，那么女性不仅拥有了离开婚姻的勇气，也具备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条件。

《再见爱人》这档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为观众呈现出了三种不同脚本的“离婚故事”。三组嘉宾，亦是三对夫妻，均来自演艺界，各自有着不同的事业和成就，有昔日影后，也有当下演员，有知名影视编剧，也有选秀歌手（嘉宾们的职业与婚姻状况如表 1 所示）。他们似乎并不属于“普通人群”，但在他们家庭婚姻中呈现的问题和矛盾却极具普遍性：夫妻双方性格不合，无法进行有效沟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一致，逐渐分道扬镳；家庭角色分工矛盾，为家庭付出的比例不对等；原生家庭的影响；生育观念分歧等等。

第一对夫妻		第二对夫妻		第三对夫妻		
嘉宾	郭柯宇	章贺	佟晨洁	魏巍	朱雅琼	王秋雨
性别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职业	演员	演员	模特	主持人	歌手	编剧
婚姻状况	结婚 10 年，离婚 1 年， 育有 1 子			结婚 7 年，打算离婚， 暂无孩子		
				结婚 6 年，分居 1 年，处 于离婚冷静期，具有 1 女		

表 1 三对夫妻的职业与婚姻状况

第一对夫妻，章贺和郭柯宇，结婚十年，离异一年。两人都是演员，因戏结缘，闪婚闪育。两人婚前并没有长期的、坚实的爱情基础，婚后因生活习惯不同、性格不合等原因疏于沟通，无法彼此理解，也无法走入对方的世界，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俩人因育有一子，在婚姻的契约中不快乐地度过了十年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回到各自生活的状态。“无爱无沟通”是两人婚姻的症结所在，在节目中再见面的两个人相对无言，各

<sup>2</sup> 王春霞. (2019). 意外吗？超七成离婚由女性提出. 中国妇女报. <http://www.cnwomen.com.cn/2019/11/15/99180461.html>

自尴尬。

第二对夫妻，魏巍和佟晨洁，结婚七年，打算离婚。魏巍是演员、主持人，佟晨洁是模特、演员。俩人相恋八年，结婚七年，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基础。在婚姻中嬉笑打闹，看似相处和谐，但却在做饭、喝酒、生孩子等家庭问题上剑拔弩张。魏巍酗酒、爱面子的大男子主义行为以及佟晨洁单方面为家庭的过多付出让俩人直逼离婚边缘。

第三对夫妻，王秋雨和朱雅琼，结婚六年，分居一年，处于离婚冷静期中。王秋雨是编剧，朱雅琼是创意总监、歌手。两人年龄相差十岁，老夫少妻。相恋十九年，育有一个孩子。王秋雨沉闷不善表达，拒绝浪漫和仪式感，朱雅琼活泼跳脱，追求浪漫和仪式感，两人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使双方总是处在错位的沟通中，以及女方的情感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最终使两人身心俱疲，走向离婚。

## （二）故事人物：三种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样本

人是真人秀节目终极关怀的主体，真人秀节目在记录真实事件的过程中，展现人在事件中的心态和情感，关注人的命运和追求，突显人、人性和人格。做真人秀的目的，就是构建一个观看对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对观众的心灵产生触动。《再见爱人》所选取的三组嘉宾处于离婚的不同阶段，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婚姻关系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其中的三位女性嘉宾也具备一些共性和个性，是女性群体中较为典型的代表。

首先，三位女性嘉宾都具有一些共同点：都具有各自的事业并取得了相对成功的社会成就，因此都具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她们首先能在经济上不依赖男性，其次她们在意识上拥有独立的自我。她们虽经历了不同的爱情，处在不同的婚姻关系中，但当婚姻中出现问题和裂缝，并且无法在现有的婚姻中解决时，她们都勇敢地做出了离婚的选择，以保留自我。在微博搜索三位女嘉宾，会发现众多网友在她们身上找到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也通过不同的标签展现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体表达样本。

### 1. “文艺女青年”郭柯宇

在第1期节目里，六位嘉宾第一次一起吃完饭夜聊。郭柯宇和章贺被问到两人是如何相爱进入婚姻的，郭的回答是：觉得到了适婚年龄和该要孩子的年龄，就想为了结婚而去

结婚，为了想要小孩而要小孩，于是便适时发生了。未经过炙热爱情便走进的婚姻，与其之前对婚姻的想象大相径庭。随着之后节目内容的展开，郭柯宇和章贺的婚姻样貌逐渐展开。作为早年成名，17岁一出道即拿下“最佳女演员”荣誉的女演员，郭柯宇在“社会时钟”的催促下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期进入了婚姻，并在婚后逐渐退出演艺圈，将自己投身在养育孩子的家庭生活中。她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婚姻想要家庭生活，但却高估了对“无爱”婚姻生活的容忍度。在十年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她付出了时间和精力、牺牲了健康和事业，在《人物》的采访中，她讲述了自己的离婚前那几年与病痛抗争的经历。在这场大病之后她想清楚了，她应该尊重自己，更好地使用自己，结束这样一个彼此都束缚的、不自在的婚姻状态。不管有没有爱情，她都将这十年当做自己人生中宝贵的经历，离婚不是为了逃避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是为了好好地和对方、和过去的自己道别，然后重新开始。郭柯宇在其离婚故事中充分展现了女性在作出人生重大抉择时的勇气，以及面对人生挫折时的韧性。

## 2. “人间清醒” 佟晨洁

经历过一段失败婚姻的佟晨洁，在这一段婚姻中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底线在哪里。作为入选过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前100位的前国际名模，在与魏巍的婚姻关系中，佟晨洁表现出“女强男弱”的气质。节目中，可以看到佟晨洁在生活中处处照顾魏巍，在情绪上有时还得像哄孩子一样哄着自己的丈夫。她对魏巍为了她搬到上海工作生活心存感激，她也爱魏巍生活中对自己的用心。为了爱，她愿意洗手作羹汤，为魏巍做饭。但是她也有自己不能逾越的底线，为对方做饭是爱的表现，但如果对方把这件事当作理所应当的，则是不可接受，婚姻必须是两个人的付出。而在谈论到生孩子的事情上，佟晨洁则更是清醒地知道魏巍本身就是孩子的个性，还不具备做一名合格父亲的担当，让她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与她而言是不公平的。同时魏巍酗酒的问题更是两人稳定婚姻的定时炸弹，在没有感受到魏巍能够给予她足够的“安全感”的情况下，她不愿意冒风险，去承担生育以及为生育所要作出的更大牺牲。如果魏巍不能认清自己的问题，作出改变，并坚持需要一个孩子，那么即便两人还相爱，佟晨洁依旧会作出离婚的选择。离婚不是因为不相爱了，而是为了保全独立的自我。佟晨洁在其婚姻故事中呈现的是女性爱别人，以及爱自己

的包容能力，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女性可以为了爱做出必要的牺牲，但不是完全无谓的牺牲。

### 3. “音乐少女”朱雅琼

十九岁的音乐少女朱雅琼遇到了大他十岁的编剧王秋雨，两人相识、相爱再到步入婚姻，王秋雨是朱雅琼的初恋，十九年的羁绊纠葛，俩人都已心力交瘁。年龄代际的差距，让两人的爱总是处在错位当中。年长的编剧王秋雨像一位教导主任一样，在这段婚姻当中，给朱雅琼提供依靠和保护，教育和指导。朱雅琼习惯了生活和工作中对王的依赖，同时也不断需求王对自己的认可。然而在“天才式教育”背景下成长的王秋雨，只会用否定、批评和讽刺去给予评价，这让朱雅琼感觉到得不到尊重，得不到鼓励，更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此外，两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也是造成两人婚姻关系破裂的重要因素。王秋雨对婚姻的理解是一眼可以望到头的稳定踏实，是实打实地赚钱养家过日子，不需要有情趣的爱意表达，更不需要迎合他人眼光的仪式感。而音乐创作者朱雅琼，喜欢未知和惊喜，追求浪漫和仪式感，更加在意自己情绪的表达、情感的满足。在这场没有任何浪漫形式、仪式感，甚至连拥抱都奢侈的婚姻中，朱雅琼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情感诉求和需要无法得到满足，而自己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幸福，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朱雅琼提出了离婚申请。朱雅琼在其离婚故事中展现的女性对表达自我需求的正视，以及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

### （三）故事冲突：性别视角下的女性主体意识

电视剧戏剧冲突理论讲到“人与人之间的戏剧冲突，是电视剧戏剧冲突的最主要部分，因为电视剧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构成的”。作为吸纳了电视剧特性的真人秀也不例外。从冲突的类型看，大致可分为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和人的内心冲突。《再见爱人》这场纪实真人秀，通过一趟新疆之旅将人物放在一个相对远离社会和家庭，且风景优美的环境中，旅行中的美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但三对夫妻的朝夕相处，共同参与活动以及随时展开的对话交流，让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人物内心的冲突更加凸显出来。而坐在观察室的观察员以及屏幕前的观

众，则通过观察这些冲突的发生，来关照自身是否有同样的经历，以及理性地分析冲突背后的原因。在这场看似没有剧本的纪实真人秀中，其所展现的冲突虽然只是婚姻生活的切片，但却折射出婚姻中男女双方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巨大的差异。

## 1. 关于爱和需求的表达冲突

受儒家“克己复礼”的传统思想影响，大多数中国人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在老一辈的父母婚姻中，他们可能终其一生也没向对方直接表达过几次爱意。但随着全球化的影响，中西文化渐融，中国人在情感表达方面变得越来越积极开放。情人节、七夕节、520 这些特殊日子的存在也是为了让在爱情或婚姻中的男女能互表心意，感受被爱和被需要。而这些“爱的表达”在王秋雨和朱雅琼的这一段婚姻中却是完全缺失的。她和王秋雨结婚时没有婚纱照、没有婚礼仪式、甚至没有结婚戒指。因此在旅程开始的第一天，节目组为王秋雨和朱雅琼安排了一场补拍婚纱照的环节，由此爆发了两人间激烈的冲突。

在王秋雨看来，生活不需要仪式感，所有的仪式感都带有表演性，与其浪费时间做给外人看，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其他更实际的事情上，比如写剧本、赚钱；结婚之后的情感也并不需要呵护，因为选择结婚就已经意味着将自己所有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婚姻中，因此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去表达什么，甚至连一分钟的拥抱时间都是浪费。在他的言论中充满了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并且他还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否定妻子朱雅琼的需求，展现出浓厚的大男子主义和传统父权伦理，认为丈夫已经承担了家庭责任，妻子就应该安分守己，顺从乖巧。而对于朱雅琼来说，生活需要仪式，仪式是属于自己的时刻，而此刻的感受对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是一个人拍婚纱照，那对自己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生活需要惊喜，给对方准备惊喜是爱的表达，而表达后得到积极回应，则是爱情能够延续下去的动力；生活更需要鼓励，来自爱人的鼓励和肯定，是她创造的灵感。但她在婚姻中得到的却是不断的批评、否定和忽视，而这样的消极回馈让她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越来越自卑。

王秋雨和朱雅琼关于爱与需求的表达冲突，背后透露的是传统父权思想对女性创造力和个体价值的否定。朱雅琼选择脱离这样一段不健康的婚姻关系，肯定自我，用自己的创造力去实现自身价值，是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 2. 关于家庭角色的定义冲突

中国传统的家庭分工一直延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丈夫负责在外打拼，赚钱养家，承担着一家之主的角色，妻子负责生育孩子，照顾家庭，承担着家庭主妇的角色。这样的模式虽然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有所改变，很多女性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事业，但女性作为家庭中生育承担者的角色依旧难以改变。社会上不断出现的“丧偶式育儿”，即父亲角色在孩子的出生和养育过程中的缺席，其实质都是在男性的思想中，依旧将生儿育女仅仅当做女性的责任。在魏巍和佟晨洁这一对表面上十分恩爱的夫妻婚姻中，俩人对家庭角色的不同定义是引发众多矛盾的根源。在节目中旅程的第三天，飞行嘉宾倪萍的加入，作为知名的主持人、演员和前辈，且也曾经历过离婚，在和三对夫妻的饭桌谈话中，直击三对夫妻婚姻中的问题，而魏巍和佟晨洁恩爱表面下的矛盾开始显露。

结婚7年后，魏巍想要一个孩子来找到他作为一个“异乡人”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来建立他和这个世界的连接以及安全感。然而本身还是个孩子性格的他，是个在家里连饭都不会做的丈夫。在他看来做饭是女人的事情，如果男人在家把饭做了，那么女人就无事可做，就没有成就感了。男人应该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家里照顾家庭。他把让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作为自己的责任，同时也希望妻子能以生儿育女作为回馈。魏巍的言论俨然一副传统家庭男女角色分工的再现——女人的成就感来自家庭，女人的责任是生育。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作为男人的自尊和自恋心理让他忽视了，他的妻子佟晨洁是一位“强大”的女性。佟晨洁是一位事业有成，早熟独立的女性，在她看来，她才是家庭的主心骨，一旦选择生育，自己将面临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而孩子气、酗酒、不懂得照顾人的魏巍目前显然不具备做好一名合格父亲的能力。来自单亲家庭的她是坚决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一个父爱缺失的家庭中。因此在目前的状况下，她宁可选择离婚，也不愿意冒险去生一个孩子。

魏巍和佟晨洁关于家庭角色的定义冲突，是传统家庭观念和现代家庭观念的分歧。佟晨洁的清醒、理智和坚决，是她对丈夫以及社会强压在女性身上的生育责任的一种反抗，是对自我价值和自我选择的一种坚定表达。

### 3. 关于婚姻价值的判断冲突

钱锺书《围城》中的：“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常被当作是对婚姻最贴切的描述。婚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将男女的结合逐步摆脱自然属性，进入社会化属性的一种制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婚姻的价值已经早已不再是最初的繁衍后代。虽然从社会法律层面来说，一夫一妻制是中国现代婚姻共同的表现形式，但婚姻对于个人的意义和价值却大相径庭。有的人将人生的幸福和成就全寄托在婚姻中，有的人只是将婚姻当做人生的一段经历，还有的人终其一生都不需要婚姻。在《再见爱人》中，章贺和郭柯宇是其中一对整整经历了十年婚姻后离异的夫妻。俩人最初为了结婚而结婚，主动进入了婚姻的“围城”，然而在十年的婚姻中两人虽然生育了一个孩子，却并没有培养出真正的爱情，也且没有找到有效的沟通方式，最终只能走出“围城”。在节目的旅途中，俩人从最开始的相对无言到后来的逐步袒露心扉，呈现出俩人对过去十年婚姻的不同价值判断。

在旅程开始前的采访中，郭柯宇表示自己参与这趟旅程的原因，是将它当做一个生命中的一段旅程，一个输出自己心理感受的平台。章贺则说自己想知道郭柯宇在过去十年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过去十年的婚姻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一个活在当下，期待未来；一个纠结过去，寻找解答。直到旅程的第六天，在一个篝火晚会的夜谈中，两人再次谈起对过去十年婚姻的感受。对于章贺来说，过去十年的婚姻浑浑噩噩，一方面自己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自己也未得到郭柯宇的认可和鼓励，因此这一段婚姻算得上是自己人生中的失败。而对于郭柯宇来说，她清楚地知道俩人无效的沟通是因为个性不合，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在表达方式上在意细节，而章贺是一个直接的人，只关注结果，因此两人都不是对方想要的那种类型，而自己也不愿意为了成为对方想要的类型而改变自己。但对于过去十年的婚姻郭柯宇却表示从未因为选择了婚姻和孩子，放下了事业而后悔，她认为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每一段经历都是财富。

章贺和郭柯宇关于婚姻价值的判断冲突，其实质是两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三观不同。天地广阔，儿女情长太微不足道，爱情太渺小，婚姻可以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部分或一段经历，拥有过、经历过之后，人生依旧还有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部分。<sup>3</sup>

<sup>3</sup> 林秋铭.(2021). 郭柯宇，一个女性生命的跋涉.人物 <https://mp.weixin.qq.com/s/LGTTsuaCTzOVmEHJHsETCQ>

#### （四）故事结局：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发展与男权的失落

结局是作为长篇叙事的真人秀节目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情节。而制造悬念又是吸引观众，使观众处于兴奋和期待状态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离婚故事的结局虽然只有分开（离婚）和复合（复婚）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男女双方的关系和情感却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经历了 18 天的旅程之后，旅途中的所有温情和冷酷，沟通和冷战，冲突及和解会对三对夫妻的亲密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又会让他们最终做出什么决定？节目在旅途结束的倒数第二天，安排了一场“亚瑟阿伦 36 问”的环节让三对夫妻重新认识对方，审视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在最后一天设置了一个十分戏剧性的“下车”做决定——男女双方各上一辆房车，从不同点出发，在集合点汇合，如果想继续婚姻或复合，就在 5 分钟内下车，如果不想继续，就继续留在车上——为观众制造了一个具有悬念的结局。

处于离婚冷静期的王秋雨和朱雅琼都选择了不下车，朱雅琼早已坚定地作出了离开这段不健康的婚姻，开启独立成长旅程的决定，而王秋雨也选择了放手，成全朱雅琼。考虑过离婚的魏巍和佟晨洁都选择了下车，不管未来如何，先尝试改变，两人将继续在婚姻中磨合成长。而已离婚的章贺和郭柯宇也选择了下车给对方一个和解的拥抱，让过去成为过去，俩人将尝试建立新的更加积极的相处方式，一起养育共同的孩子。

一场真人秀节目的结局并不是生活的结局，他们当下作出的选择——离婚或不离婚——也只是在他们的关系中画上一个分号。在整个离婚故事的叙述中，呈现的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表达，男女两性关系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评判婚姻成败的标准也应该拓宽。

##### 1.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表达

不管是选择留在婚姻中的佟晨洁，还是选择从婚姻中出走的郭柯宇和朱雅琼，她们都有敢于表达自身需求、坚持自我选择、追求自我价值的勇气和决心。同时她们也都坦然接受自己的不足，佟晨洁清楚自己的自负，郭柯宇了解自己的感性，朱雅琼承认自己的任性，她们并不把自己当做完美的女性，但她们都有着极大的主动性和信心去调整自己，改变自己，追求更好的自己。对她们来说，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在婚姻中，也可以在婚姻外。婚姻家庭只是人生中众多选择的一种，美好的婚姻能让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充盈，而糟

糕的婚姻则会让自己走向面目全非。她们身上所散发的魅力，所传递的强大女性主体意识为社会中曾经面对过、正在面对或是即将面对离婚的女性提供了巨大的力量和鼓舞。在夫妻平等的现代婚姻中，在法律的保护下，绝大多女性或许能够享有自己的权利并维持独立的人格，但一些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依旧让女性处于不被公平对待的弱势地位。因此，具备足够经济能力和勇气的女性，应该敢于跳出婚姻和家庭的桎梏，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 2. 男女两性关系的更多可能性

当已离婚的章贺和郭柯宇走下车互相拥抱的瞬间，流动在他们之间的究竟是友情，还是爱情，又或者是亲情？人本就是复杂的情感动物，男性和女性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男女性交织缠绕的情感必定更为复杂难解。总有一些情感和关系是无法被归类的。一个夫妻的名分，一纸婚姻的契约，是难以完全定义男女之间的关系的，相反这样狭隘的定义，以及定义所包含的责任反而可能令关系中的双方陷入桎梏。在婚姻里，夫妻双方都希望自己被爱、被理解、被呵护，对对方的需求和期待也会比对其他人的多，然而时常发生的错位表达和沟通则会令人沮丧，积久成怨，则可能爆发更大的问题和冲突。婚姻需要经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擅长并能经营好。因此，跳出婚姻的框架，尝试建立更加积极有效的沟通方式和相处模式，寻求男女两性关系的更多可能性，婚姻夫妻关系不该是男女两性唯一的归宿。

## 3. 婚姻成败的评判标准应该拓宽

当初怀着不甘心和怨恨离婚的章贺和郭柯宇夫妻在经历了这趟旅行之后，释然地拥抱和解，感谢对方在十年婚姻里的付出，并祝福对方未来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离婚冷静期结束后办理了离婚手续的王秋雨和朱雅琼夫妻再次见面，也不再气氛紧张、剑拔弩张，而是像朋友一样互道感谢，朱感谢王一直将自己照顾得很好，而王则感谢朱带给他的快乐。他们的婚姻是结束了，但他们的婚姻却不能说是失败了，因为这一段婚姻都给彼此的人生留下了宝贵的经历，也让彼此收获了成长和醒悟。正如观察团的嘉宾沈奕斐在节目第一期说到，现代大部分女性都不再把离婚当做是一个问题，很多离婚的女性或再次进入婚姻，或选择独自生活，而很多男性依旧把离婚当做是人生中的一个失败，一种瑕疵。结婚

是为了幸福，离婚亦是为了幸福，因而它不应被看做是婚姻失败的标准，而应该被当做是一段新关系、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开始。

## 五、结语

离婚作为一段婚姻关系的终止，从前只能由男性宣告结束，而现代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并且有能力来掌握这一主动权。女性经济地位的上升，推动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也推动着女性在婚姻家庭中角色的变化。由此也引发了女性与传统婚姻家庭观念以及男性所代表的男权思想的冲突。这些冲突如若能在夫妻双方的交流沟通、共同努力中解决，婚姻则能继续下去，如若无法解决，那么越来越多具有足够经济能力和勇气的女性，将选择跳出婚姻和家庭的桎梏，在婚姻之外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再见爱人》作为国内首档聚焦离婚主题的纪实观察真人秀，较为真实地呈现了三对处于不同状态的离婚夫妻以及三种不同的女性主体表达样本，并在梳理矛盾、尝试沟通、重建关系的过程中探索了男女两性关系的更多可能性，为“离婚”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话题祛魅。节目中三位女嘉宾虽然只代表了目前一部分社会精英女性群体，但她们所展现的独立人格和强大女性主体意识也为现代女性群体提供了巨大的力量和鼓舞：再见爱人，重见自我。

## 关于作者

*Liu Huiling*: Chinese lecturer, Faculty of Humanities, 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

## 参考文献

王亚妮. (2022). 《再见爱人》真人秀的故事叙述与情感表达分析. *新闻研究导刊*(07), 184-186.

doi:CNKI:SUN:XWDK.0.2022-07-060.

夏颖&李星蓉. (2022). 论婚恋类综艺《再见爱人》的叙事话语创新. *视听*(08), 58-60.

doi:10.19395/j.cnki.1674-246x.2022.08.021.

代梦媛. (2022). 观察类真人秀《再见爱人》热播原因探析. *声屏世界*(14), 57-59.

doi:CNKI:SUN:SPSJ.0.2022-14-019.

奉丽群(2021-12-29). 从《再见爱人》看国内婚恋类真人秀节目的“破圈”之路及创新实践. *中国*

电影报, 011.

张燕茹. (2023). 认同凝视视域下婚姻纪实类节目的受众情感表达分析——以综艺《再见爱人》系列为例. *喜剧世界(上半月)* (07), 95-97. doi:CNKI:SUN:XJSJ.0.2023-07-009.

吴秀娟. (2022). 情感观察类真人秀《再见爱人》的创新表达与价值建构. *视听* (10), 86-88. doi:10.19395/j.cnki.1674-246x.2022.10.026.

李烨昶, 谭超杰&肖辉馨. (2022). 婚姻纪实观察类综艺节目中的女性叙事研究——以《再见爱人》为例. *现代视听* (06), 47-50. doi:CNKI:SUN:STSD.0.2022-06-014.

张应祥. (1997).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综述.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06). doi:CNKI:SUN:ZSDL.0.1997-06-016.

陈敏华. (1997). 当代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的若干特点.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5), 105-109. doi:CNKI:SUN:SHDS.0.1997-05-026.

王智. (2011). 国内离婚问题研究综述. *社会工作(学术版)* (04), 32-34. doi:CNKI:SUN:SHGO.0.2011-04-009.

崔宝敏&冯泓铭. (2021). 我国离婚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山东工会论坛* (02), 1-14. doi:CNKI:SUN:GFGB.0.2021-02-001.

乐黛云. (1991). 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 *文学自由谈* (03), 45-49. doi:CNKI:SUN:WXLT.0.1991-03-012.

杨永忠&周庆. (2010). 论女性主体意识.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04), 7-11. doi:CNKI:SUN:ZHLZ.0.2010-04-004.

祖嘉合. (1999). 女性主体意识及其发展中的矛盾. *社会科学论坛* (Z1), 44-47. doi:CNKI:SUN:SKLU.0.1999-Z1-012.

张宁. (2009).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离婚叙事 (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0&filename=2009293980.nh>

吴宗友. (2008). 当代中国婚姻文化嬗变之探析.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3), 40-44. doi:CNKI:SUN:ADZS.0.2008-03-009.

布莱恩·K.威廉姆斯., 斯泰西·C.索耶., &卡尔·M.瓦尔斯特伦. (2023). *亲密关系:从婚姻到家庭* (张俊杰, 王恩娜, 刘笑笑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谢耕耘, &陈虹. (2007). *真人秀节目: 理论、形态和创新*. 复旦大学出版社.